

荒漠里的“星级宾馆” (散文)

胡长江

每次塞外归来,我心里总有好几天不得安宁。一闭眼,茫茫沙海就在眼前浮现。那鬼气候,把我们的勘探兄弟折腾苦了。

风暴来了,撵人走似的,能刮倒十几吨重的钻塔,卷走一顶顶帐篷。风沙交加,天地混沌一片,锅里碗里都是沙,嚼着饭菜吱吱响,上牙沾着下牙。一年里,寒风就要赖上大半年,钻孔泥浆溅一身,转眼就结冰,硬梆梆的,象披上了铠甲。就是好天气,你放眼望吧,不见村落人烟,不闻鸡鸣犬吠,只有那星星点点的绿斑和无边的黄沙。有些年青人耐不住寂寞,月夜聚在一起,南望故乡,齐声呼喊:“妈——”茫茫荒漠无情,竟无一点儿回音。

这些共和国的创业者,在这儿探明一个世界少有的陕北神府大煤田之后,忘却了艰难和烦恼,心安理得地说:“我们是创造生活的,让更多的人去享受生活吧。”

这样未免不公,创业者难道就该是这样?忽然有一天,塞外传来佳音:说一三九地质队副总工李荃有高招,快把荒漠里的勘探现场办成“星级宾馆”了。我喜出望外,听来虽说带几分戏言,想来其中必有文章,不妨去看个究竟。因为这个李荃素来以爱动脑子出名。

那还是十年前的事儿。一三九地质队在澄城县施工。钻机经常搬迁,路途又远,还要求当天搬迁当天开钻。搬起来最让人头痛的数伙房。锅碗瓢盆,坛坛罐罐,摆了满满一帐篷。一件一件,装装卸卸,还要拉起帐篷,另起炉灶。天亮搬起,搬到天黑。一天没吃饭,肚里咕咕叫,一看伙房,炊事员一头汗,还是冰锅冷灶。工人只好啃冷馍喝凉水。李荃很着急,对领导说:“钻探工人要在野外度过自己的大半年哪!老是这样下去怎么行,得想法子!”也巧,有次他探亲回家,忽然发现火车站上停了一台车厢式伙房,印有石油勘探部门的字号。他急忙跳下车,一边看一边画,忙了好一阵。等他兴犹未尽离开伙房时,只听一声长鸣,那列车竟撒下他,扬长而去了。不久,设计了一种“拖车式伙房”。搬家时,车里炊事器具“原装”不动,炉门一关,拉上就走;到了新地,打开炉门就做饭。钻探工人搬迁时,头一回吃到在拖车式伙房里做出的热乎乎的饭菜,眼睛

都湿了,说:“这下可把我们解放了。我们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李工!忘不了领导的关怀!”想起这些往事,我北上心情更切,恨不得长出翅膀一下飞到塞外。坏天气又让我赶上了。刚进毛乌素沙漠,狂风大作,天地昏黄一色,沙石打得汽车哗啦啦响。连眼前的公路也看不清,司机只好开灯缓行。行车约半日,忽听前面马达轰鸣,人声大作。司机说:“到了。”

这时候,风势减弱,我下车一瞧,不由一惊:昔日的帐篷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座漂亮的活动房屋,在风沙中巍然不动。一个大胡子钻工,似乎见过一面,老友重逢似地一把拉我进屋。嗨,里面好热闹,有的唱秦腔,有的甩老K。我环顾室内,好宽敞,足有三间房大小,四面玻璃窗,地面是红色塑料板,两边各摆三个带万向轮的柜式床铺,走道尽头放台大彩电。别说,还真有点儿“宾馆”的气派。“大胡子”带着几分得意的神色说:“这叫‘如意屋’跟那《西游记》里的金箍棒一样,能大能小。搬家时,一折迭,能放进卡车厢里!”我心里暗暗称奇。“如意屋”,这个名字起得也妙。

正待细看,爽快的“大胡子”又一把拉我出来,去看“流动洗澡房”。他指着那希罕物。说:“炉门一开,不大工夫就能洗个痛快。你想洗就去洗。别看你是在西安,怕还没享过这个福吧?”

我正赞叹不已,忽听前面钻塔旁有人大声叫我,定神细看,原来是李荃!真是不期而遇。我连忙迎了上去。虽说才两年没见面,看上去已苍老了许多,不象五十四、五的人了。“大胡子”拍着李荃的肩膀对我说:“这些都是他一手设计的!你们可要给他记一功啊!”

风停沙住,大漠又恢复了平静。那些淡蓝色的“星级宾馆”里,又热闹起来。给荒凉的大漠平添一份生机。我不禁喜上心头,释了往日的忧虑。在这些独有的“荒漠宾馆”里,充满了工人的欢乐,充满了设计者的智慧,不也充满了一位知心人的深情么?



本报与高路工商银行合办

都湿了,说:“这下可把我们解放了。我们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李工!忘不了领导的关怀!”

人间有真情 (散文)

李磊

妻患病年余,几次求医住院。开初亲友常来探望,后来,大约因忙,无人来了。妻病重,梦中常唤姐或妹,白日一人推门,便苦撑张望。失望之余,眼圈儿便红。

同室的病人是个老太太,从早到晚,看望者络绎不绝。有次竟涌进十几个,把个小小的病室搞成了集市。凡来,都不空手。只一天,礼品无处可堆。老太太的儿子拧着眉毛唤了人来。病床下便多了几个大纸箱。专放点心专放罐头专放烟专放酒专放饮料。不几日,暴满。清点一番、绳子一捆,唤人拿走。于是又备几个纸箱。

我先是大笑,后来从那些看望者恭恭敬敬诚惶诚恐的称呼中,方晓得,原来老太太的儿子是个不白怎么了得却随时可以下令断水停电所以了得非凡的官儿。

妻病得糊涂,不知人家是官儿,一个劲念叨,“人家是捉事的,你也是捉事的,看看人家,看看咱……”我知道妻不眼熟那些礼品,而是想见自己的亲人,说说话,叙叙家常,打发打发病中的时光。当然还有,妻是怕那个捉事的由我这门可罗雀而看不起我这捉事的。我算啥捉事的!捉了十几年至今还在捉

烧锅炉的事。一把铁锹,倒八顺六;一把铁钩,横三竖四,抛刨钩捅。在妻的牢骚声中,我唯有嘿嘿苦笑、搔首搓手。

那官儿心地挺好,常拿了烟和水果,赠与我和妻分尝。“别见外,吃!不吃白不吃!明儿,不披官皮了,和你老弟一样,会没人招理呢!”“唉!”一声长叹,便成知音。他感叹“人间无真情”,我说这话不假。

眼见人家红火,晚间人静,妻便偷偷地哭,病一日重一日。大夫、护士对我严加训斥,要我搞好三个稳定,稳定局势,稳定病情,稳定妻的情绪。面对现实,我无力稳定。只好苦泪悄咽,两毛钱一包的“农工”烟,一天竟抽去两包半。

这天正闷头抽烟枯坐低叹,有人唤我。一抬头,是厂工会宁主席、机关工会芦主席。疑在梦中,忙咬



刊头设计 刘靖宇
本版编辑 叶广苓

约会 (小说)

里子

为扫“舞盲”,厂里办起了交谊舞学习班。她是从邻近单位请来的教练,曾在市文化宫接受过专门培训,舞姿很美,长得也很迷人。她说我有一副好身架,只要用心学,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位讨人喜欢舞伴。

半个月过后,我被她言中了,希望和我跳一曲的女伴一个接着一个。不过这时,我每每发现有一双眼睛正在附近悄悄地注视着我,我开始明白了,变得有点发狂……三步,四步,旋转,亮相。我努力向她靠拢,我感到自己正在寻找,寻找着她的身影……

就在学习结束的那天晚上,最后一段舞曲中,我和她一块滑进了舞厅中央。伴着旋转的灯光,我发现她有些闷闷不乐。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我问。

“没有。”她说,慢慢地抬起脸看着我,“现在,你完全可以上正式舞场了。”

我说:“这还是多亏了你……”她直直地望着我。“可是……很快就要结束了。”她在我耳边悲哀地说。不由地,一片痛苦从我心底漫上来,我知道自己是在寻找什么了。“不,”我一下抓紧了她,“这才是开始。”

“开始?那么明天……‘快活林’?”她立刻转过身,迫不及待地等着我。我愣了,迟疑了。不过我终于向她点点头。好吧,明天。

名人轶事

△吴清源小时候,曾和到中国访问的日本围棋五段高手在北海对弈。他那时还是个跳跳蹦蹦的孩子,不耐烦对方长时考虑,每投一下便到外面去休息。日本高手好不容易才下了一子,吴清源却匆匆跑来,不加思索地投下一子又再跑开,旁观者都说这孩子太轻敌,太不把比赛当一回事了。但最后还是这个顽皮的孩子获胜。

△五四运动后,北大教授刘半农极力提倡“俗文学”,并在《北京晨报》刊登启事,征求“国骂”,拟搜集全国各地骂人的语辞辑为“地方骂”和“国骂”。

语言学家赵元任博士见了启事,当天就跑到刘氏宿舍,拍着桌子,用湖南、安徽、四川各地骂人的话骂了他一顿,接着周作人前来,又用绍兴话骂了他一顿。上课时,又被宁波及广东学生相继用方言大骂。弄得刘半农啼笑皆非。(延辉)



莫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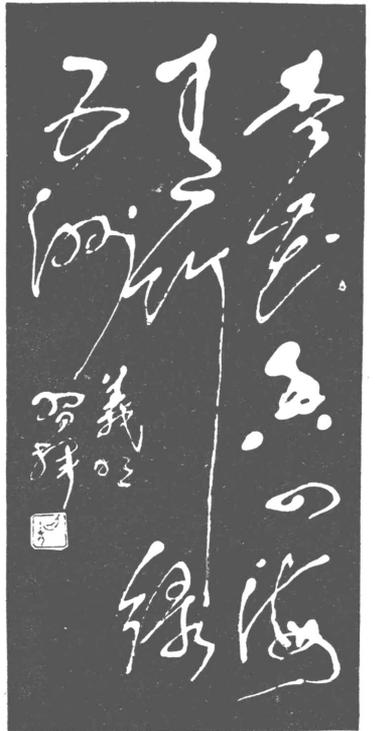
苏盛华

莫把鲜花只赠给走过严寒的春芽
莫把赞歌只唱给走过泥塘的骏马
莫把掌声只鼓给走过艰难浪花

停下
停下你此刻的伟大
看那走在雪天颤栗的牙

莫把冷漠留给途中汗流浹背的他
莫把轻视留给尚未淘出金子的矿沙

悄悄话
马保林撰



杏花香四海 青竹绿五洲
(硬笔书法) 胡义明

舌尖。痛得咂嘴吸气,眼泪成串。“这就是你爱人了,听说她病,厂领导让来看看。”于是到病床旁,细细瞧了一遍,暖暖问了一番。走时,大包小包的竟掏出好几包。急忙中,我拍着两位“头儿”的肩,大声对妻亮了他们的“官衔”。既震了那官儿,又抬了自家。妻的眼里,早已涌出晶莹的泪:“真好,你厂的领导真好,几十里路的专门来看咱!”

挽留不住,妻终于辞了人间,悄然西去。厂子太远,不知噩耗。那日,车间几个“头儿”率先,齐刷刷来了好几十人。知此愣了。好一会,头儿说:“太对不起,我们知道得太迟了。”话音苦涩。我的手被一双双温暖的手轮流地握。礼品,五颜六色,大包小包往妻的身旁堆。“这是咱同志的一点点心你收下吧!”头儿捧着几厚叠人民币。“本想用来给你妻看病,现在就用于她的后事吧。”

下葬那天,悲风凄雨,天地茫茫。头儿们和我的同志们共四十多人,在雨中,在泥泞的一步一滑的乡间小道上,默默地抬着我妻,极慢地徐徐而行。他们的衣服湿了,泥水溅了一身,也不愿疾行,他们只恐打扰了我妻的安睡。

我真想叫醒妻子,让她也看看这感人的场面。

我多少次在人群中寻觅,寻找那心地挺好的官儿。我想告诉他,“人间有真情,真情在身旁!”

那天深夜回到家里,厨房门口挂着一大溜湿衣服抹了我一脸水,妻子早已入睡。写字台上堆满了女儿的课本。窗外一直在下着毛毛细雨,我悄悄地在台灯前坐下,听着妻子从梦中发出的低低的呻吟,我开始有点不安了。

久久地,我好像又看见了妻子那疲惫不堪的样子……每天,她早早地起床,给女儿梳洗,送她上学,然后骑车二十华里去东郊棉纺厂上班。下午回来,拖地、洗衣,做饭,帮女儿补习功课。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过,她说现在到处都在办舞会,你去学学吧,学会好回来教我。然后笑着推我出门……

我慢慢地垂下头来。明天,我去吗?我在问自己。



学雷



树新风 石三刻